

## 鸟儿的新年

■ 谢观荣



鸟儿没有日历，它们不知道几月几号，过新年主要通过观察人类。只要发现人类兴高采烈张灯结彩，就以为到了新年，当中也错了不少次，但总算没把真正的新年错过。鸟儿很失望，没想到新年是在寒冷的冬天，树也不绿了，花也不开了，水也不流了，它们想不通。不过再想不通，新年还是要祝贺的，鸟儿聚集在树上、屋顶、草垛、田野，叽叽喳喳地唱歌。鸟儿的歌声动听极了，胜过电视里的歌星，但很多人听不懂，很多人没有心情去听，还有很多人不屑于听。不久鸟儿就停止了歌唱，它们觉得人类不可理喻，怎么说，它们也是前来祝贺新年的客人，却对客人不理不睬，真是没礼貌。

鸟儿便开始过自己的新年，它们当中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过新年，没有什么经验。本来它们想排一场晚会，地点都选好了，就在村前的打谷场上，那儿平整开阔，连远去南方过冬的候鸟都拍来贺年的电报。最后晚会却没演成，究其原因，竟然是缺少一位好的主持人。其实看人类的晚会也很简单，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说相声，有的演小品，晚会就成了。鸟儿们都有歌唱的天赋，演出绝对没问题，可没有好的主持人，就显得乱七八糟，谁都想表演节目，互不相让，后来大家合唱一曲，便散了。

有些鸟去了城市，它们不用坐长途车也不用开私家车，不用理会红绿

灯的限制，不用听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它们在空中想怎么飞就怎么飞，这一点鸟儿们有着极大的心理优越感，便忘了没有主持人的不快，忘了晚会草草收场的尴尬。到了城市的鸟，到处寻找那些熟悉的乡亲们，他们都在城市打工，想看看他们新年过得怎么样。鸟儿在工地上看到二柱子，这么冷的天，他竟然汗流浹背；在别墅里看到三婶，她正在洗衣擦地忙个不停，这就是传说中的保姆么？在路上鸟儿遇到跑业务的小强，夹着包打着电话行色匆匆；在夜总会的包厢里找到菊子，那个纯朴羞涩的小姑娘竟然浓妆艳抹，袒胸露怀，让鸟儿都不敢认。鸟儿对城市里的新年没有一点好感，还是回了乡村。

乡村的鸟儿也无聊，它们先是陪几个老头晒太阳，听他们聊天，聊来聊去也离不开出外打工的子女挣了多少钱。鸟儿想去学校听孩子们读书，虽说农村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但读书声还是非常好听，可到了学校才发现新年放假了。乡村的新年一片闲适，很多人闷在家里不出来，听那些老鸟讲，只有春节时乡村才最热闹，于是鸟儿们便在心中憧憬着热闹春节。

最后，城市和乡村的鸟儿合到一处，它们发现一件乐事，那就是作曲玩。在长长的高压线上，各式各样的鸟儿排列开来，像极了五线谱中的音符。谁要是把这乐曲记录下来，一定是首伟大动听的新年乐章。

听外婆说那柳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要几个人才能合抱。儿时在外婆家的时候，经常在那里嬉戏。小河里有鱼虾，还有荷叶，旁边不远还有玉米地。有时我们就钻进玉米地，掰着玉米用火烤。黄昏的时候，我就坐在桥头，对这家的方向遥望，想看看母亲的炊烟，父亲被夕阳拖得长长的背影。外婆怕我想家，就拿着小人书还有炒熟的花生、蒸熟的玉米分散我的心思。在那里，我吃到了最香甜的玉米。

二姐还是厉害的，一路上几乎是催促我前行的，踩的我是上气不接下气。桥头是村口，总是有些人悠闲自在地聊天。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每天早上都有人，捧饭碗的，端茶杯的，揣烟袋的，抱着牙牙学语幼儿的，还不时有拎着篮子从河边洗衣归来的村姑。他们要么蹲着，要么站着，要么坐着，要么靠着，聊到尽兴的时候还配以各种动作。这个冬天也是，这个正月也是，这或许就是柳树桥最美的风景了。

外公去世后就葬在柳树桥的小山丘上，旁边就是外婆。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要站在柳树桥头看一看，看看那里随风飘舞的野花和蓬蒿。再后来，那个小丘越来越小，柳树桥也越来越远。现在那个村庄早已集体迁出了，柳树桥也人迹罕至，几成陌路了。可我知道，那里曾经有棵柳树，柳树边有座桥，那桥是柳树桥，是外婆的柳树桥。

## 女儿和她的学生们

■ 董静

女儿是哈佛大学的中文老师，这学期她带大学一年级和五年级这两个年级的课程。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最丰富的一种语言，也是举世公认最难学的语言。女儿开玩笑地说：早上九点教完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十点去隔壁班教拼音，这是怎样的一种爽快！真是挑战无极限，虽然要备不同年级的课，跨度越大，越刺激。女儿说得很轻松，我知道她付出很多、很多。

女儿说，一次她教大一学生学“伤心”这个词，有个学生说：“老师您天天乐呵呵的，可能从来没有伤心过吧？”女儿回答说：“老师也伤心过，高考时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很伤心，上大学后就发奋学习，立志一定要考上所学专业最好学校的研究生，所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用功，终于考上了心仪学校的研究生。”话音刚落，只见全班同学夸张地集体起立给老师鼓掌，学生们很真诚，女儿很感动。一次，女儿和学生讲到怎么样才能健康长寿，一学生马上抢先回答：吃唐僧肉可以长寿。搞笑吧，他一定看过西游记的。女儿的学生经常会用错字，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学生会把“汉字”读成“汉子”、“畔畔”读成“胖胖”。他们把歌曲《北京欢迎您》重新填词改编成《哈佛欢迎您》，自己演唱录成视频，学习汉语，效果好。这些年轻人喜欢看中国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跟着电视学汉语，在娱乐中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提高了

汉语水平。

前几天，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女儿给同学布置作业，一同学的电脑死机无法使用，不能准时交作业，拍了一张电脑死机的截图发给老师，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可爱吧！哈佛学生学习压力大，每学期大考之前都会在学校裸奔，他们为了释放即将到来的考试带来的紧张情绪。我一直想去现场看看，去年12月10日夜里12点学生们在哈佛园裸奔，我要照顾小宝宝未能前往，上学期因为女儿怀孕不方便陪同，今年的两次裸奔我都赶上了又都错过，实在是遗憾！

女儿说，她们班五年级的学生中，有的同学汉语水平非常高，已经在研究甲骨文了，除中国古代的诗歌和赋看不懂、解释不清楚外，其他的都懂。啥情况呀，相当于专四、专六或专八的水平吧，这些学生快成中国通了。所以教好这些中国通很不容易，让他们尊重、佩服就更不容易了。热爱教学的女儿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每堂课的内容都认真备课，改变常规的死记硬背教学方法，灵活多变，生动有趣地把所要教的内容很自然地贯穿其中，使学生易学、易懂，易领会，深得大家的喜爱。

每学期学生对老师进行考评，女儿的分数很高，有一次接近满分。连续两年美国波士顿的汉语桥比赛，女儿的学生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可喜可贺！我从心中感动欣慰，女儿的教学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这对老师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和奖赏。

## 『买』论文

■ 佟菲

一天晚上，我正埋头赶论文，女儿缠着我陪她玩儿，我这人干不了一心两用的事儿，于是眼睛也不抬地敷衍她：“去找你爸玩儿去，妈妈要赶论文。”女儿不依不饶地摇着我的手，嗔怪道：“爸爸说他要复习职称英语考试，也不陪我玩儿。”我的手被女儿一摇没办法敲键盘，正欲发作，瞥眼看到女儿泪光盈盈，只有转过身来搂过女儿安慰她：“宝宝乖，妈妈写够了论文才能评职称，评上职称才能多挣钱给宝宝买芭比娃娃啊！”

这时，我妈走进来，摇摇头道：“你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根本不专心搞教学，连自家孩子的心理健康都顾不上了，不知道孩子需要爸妈陪伴吗？一

回家就知道写论文，论文多就证明你这老师教得好、培养的人才多吗？”我由衷感叹道：“妈，我也没办法啊，现在不是课讲得好、能和学生交心就能评上职称的，人家也不计算你培养了多少人才、有多受学生欢迎，人家就盯着你在核心期刊上发了多少论文，这才是评职称涨工资的重要武器。如果评不上职称，我就一辈子当讲师，您知道现在大白菜都卖到多少钱一斤吗？讲师那点工资哪儿够花的啊！”这时，女儿突然破涕为笑，兴奋道：“妈妈，你的论文多少钱一斤？我用压岁钱跟你买，我再也不乱花压岁钱了，都留着买论文，这样你一下班就可以陪我玩了！”这下，换我泪光盈盈了。

## 关门的技巧

■ 覃光林

最近我发现，办公室的门出了一点小毛病。门与框架上下稍有点不对称，常常关了门后，又会自动弹开。一天，同事埋怨门不好关，在走廊上自言自语道：“门关了又自动弹开了，关也关不住。”

“关门也要有耐心的，只要慢慢地、轻轻地将门合上，才能使门与框架不会产生大的撞击，避免反弹而自动开门。”我听后接过去话茬。

我知道，关那扇门要有一定的技巧。若用力过急过猛，可能关不上，就会自动弹开。即使连关数下，也会连开数下。如能耐点性子，拉上门手，不要急用力、急松手，而是慢慢地将门拉合到位，兴许便能关上。

生活中，我们需要掌握许许多多细小的窍门。诸如：穿衣、拿筷、穿针、缝补……不过，我们常常做不好，或者不会做一件细小的事，并非因为自己愚笨，而是缺乏用心和一种窍门。有时候，我们能做一点事，以为

自己聪明，什么都会了，就觉得很了不起。有时候甚至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到头来失败也是必然的。

关门，虽很平常，几乎人人都会做，可以说最简单不过了。但会关门，关好门，尤其是会关一扇带“病”的门，也得用点心，动点脑子，起码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掌握技巧。否则，不懂得这些常识，没有这样的境界，我想是关不好门的。更何况我们做事呢？人生干一番事业，特别是干大事业，不仅要有良好的心态，而且还要有一种窍门，一种细致的心境，具备一定的境界。

其实，我们做其他事情时，与关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心情浮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反而会把事情办砸了。

人生道路上，人人渴望通向成功的彼岸。可我们千万别忘了，做任何事情，拥有一种像关门一样平和的心境，那是非常必要的。

## 外婆桥

■ 胡江华

外公过世不久，还来不及从失去至亲的悲痛中走出来的母亲不得不再次面对残酷的现实，外婆因为心肌梗塞一睡不起。前后相隔一百零四天。母亲是外婆的长女，还有一个弟弟。大舅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兄长，但在母亲眼里，血浓于水。

小时候每到正月，我姐弟三人就一起到相隔十里之外的江家村外婆家拜年。那时候冬天格外冷。冰冻最厚的有一尺多，像是溜冰场，从屋顶垂下的冰锥粗长而尖锐，像一把把利剑穿透了严冬的盾牌，直逼人们的胸怀。为了省点车费，我们就骑自行车，自行车是永久牌加重的，属于父亲的专车，平时我们难得用，但是在新年就没有什么顾忌了。不仅如此，父亲还特地从邻居家借了一辆，二姐带大姐。

大姐尚在读书，是个地地道道的绣楼丫头，在家针线活计都不会，砍柴烧饭更是外行。二姐已经辍学，跟在母亲后面干些粗活，是父母亲里里外外的好帮手，不仅能上山下地，还能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让大姐羡慕不已。路是机耕路，小石子不时在车轮下压得蹦蹦响。大姐坐在车后座，抱着二姐的腰，我带着年货迎着朔风跟在后面。天很冷，连手套都麻木了，没一会儿就精疲力竭，我们只得踩一会就歇息一会。路边霜像一层薄雪，让气温更像冰寒。柳树还远，柳树桥也远。看到柳树，过了柳树桥就是外婆家了。